

中国现代小品经典



荔枝小品·西湖漫拾

钟敬文



中 国 现 代 小 品 经 典

荔枝小品·西湖漫拾

钟敬文

冀新登字 006 号

选题策划：王亚民 牛素琴

主 编：钟敬文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富仁 王德宽 朱金顺 刘 勇

钱振纲 徐 健 郭志刚 蔡清富

中国现代小品经典 荔枝小品·西湖漫拾 钟敬文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6.625 印张 108,000 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01—10,000 定价：7.90 元

ISBN 7-5434-2163-1/I · 146

中国现代小品经典序

舒新城

现代中国是处在历史上一个巨大的转形期！从 19 世纪中叶起，由于列强的政治和经济的侵略，我国社会从末期的封建社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了现代（五四运动以后），一方面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急剧了，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残余的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这种现象，直到 1949 年才告结束。它揭开了社会历史的新篇章。

在上述这段时期里（1919—1949），中国思想、文化，随着政治、经济等的剧变，也起了相应重大变化。在五四运动前后产生和迅速发展的新文学活动就是这时期文化上大变化的一种有力表现。

小品散文是新文学中的一个门类。新的小品散文作品，随着新文学的兴起而产生和发展，而且曾经被当时的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称为成绩比较突出的文学门类。

首先，这时期的小品散文作品集在数量上相当多，虽然没有严格的统计数字可据，但大体估计，总有近五百种吧？问题还不仅仅在数量上。这个时期的小品散文作家，由于各自家庭出身、个人资质以及教养、经历等的种种不同，使他们的作品，从主题、题材到艺术风格等都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状态。

这一时期作家们的作品在思想、情趣上，有的激进，有的热烈，有的幽默，有的凄婉，有的闲适，……在风格上则有的刚健，有的剽悍，有的清新，有的浓艳，有的淡素，……这些各异的形态，真如百花园里的群芳，颜色有红、白、蓝、黄，形体有肥、瘦、重、单，香气有强、弱、浓、淡，……乍一接触，使人大有目迷五色，耳惑五声的感觉。

自然，这些纷繁不一的作品，从质量上看，有些是很卓越的，有些则比较一般；从反映时代的精神上看，彼此颇有强、弱、深、浅之分。但是，它们是同属一个时期的的文化产物，不管彼此有怎样的距离，总不能不少地带着同时代的社会色彩。何况既是成名作家的作品，在艺术上就都应

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吧？这就使它们在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乃至七十多年之后，还有一定存在价值的原因。

现在的多数读者，对于这些情思和风格各异的历史上的作品，也可以有些不同的态度。他们对于那些时代精品，除了领会它的思想、情趣之外，还可以深深品味它的艺术风格。对于那等次稍低的作品，在内容上可以了解作者的心态，艺术上也可以领略它们的某些长处（如果一点长处也没有，它就不应入选了）。总之，作为一种时代的艺术心声，这些作品多少是值得一读的。

这只是就一般读者说的，至于对于那些文学史家、文学批评家，乃至文化史家，它们的作用就不只于此了。他们既可以从这大量的作品中诊出那时代的脉搏，还可以对于某些作品进行专精的研究，以求得对当时某些作家们的精神风貌和时代风尚等的理解。

由于上述的原因，我觉得今天河北教育出版社下决心编纂、出版这套丛书（多数已经绝版多年，现在一般图书馆也不大容易找到的散文集子的汇集），是一种真正有裨益于繁荣新时代文化事业的好事！我想海内外人士及一般读者对此都应有同感吧。

1992. 6. 23 北师大

编辑例言

一、本丛书以选编小品散文集为主，兼及其它类别的散文集。计划选编著名作家和不同思想倾向、艺术流派作家的散文集百余种，力图为读者提供历史上不同情趣、多样风格的读物和研究资料。

二、依据本丛书的计划，酌情选编了有一定代表性又不容易找到的散文集。为了使更多作家的作品入选，每个作家入选的散文集不超过二种。望读者以历史的眼光阅读、考察。

三、本丛书所收的散文集，原则上采用初版本，初版本难于找到的，选用了再版本。编者对原书的文字一般不做改动，仅对明显的错字做了校勘（校正文字用〔〕标出）。有少数健在作家

的作品收入本丛书时，作家做了一些必要的改动。

四、为了保持所收集子的原貌，有个别散文集原附有诗歌、小说或译作，本丛书不做变动，照样收入。

五、本丛书一般是每集一册，但因具体情况不同，也有少数作家的两个集子合编为一册的。

两部散文集重印题记

“五四”文化运动，是我国现代新文化伟大的缔造者和哺育者。她在破坏着陈旧的乃至于腐朽的传统文化的同时，大力传播新文化，积极哺育新一代继承人。

我就是在吮吸了这种时代新文化乳汁长大的。“五四”是我的文化奶娘，虽然我算不上她的有较大出息的儿子。

在“五四”前，破蒙时，我上过私塾。稍后，又进过半新半旧的所谓洋学堂。我没有做过八股文、试帖诗，因为那时，清廷已经废了科举制度。但是，我读过《三字经》、《幼学琼林》和《春秋左氏传》，也做过《刘项优劣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一类的“窗课”。还学做过讲究平仄仄仄的

近体诗，乃至于胡写过《玉梨魂》式的文言小说。

“五四”打破了我原有的知识结构和学习进程。我开始阅览《新青年》杂志、《小说月报》，诵读《尝试集》、《女神》及《沉沦》。我学写新体诗、白话散文，记录歌谣和民间故事。我的知识结构和学艺道路，跟过去差不多翻了个样。

我曾经那么热衷于白话散文的写作。那大约是在我20岁到26岁那段时期(1923—1929)。写作的地点，是海丰(故乡)—广州—杭州。文章写述的，大都是身边琐事，个人临时接触到的事物和对它的感兴。

记得我第一个散文集《荔枝小品》，刊于1927年，第二个散文集《西湖漫拾》，刊于1929年，第三个(也可以说是那些时期的最后一个)散文集《湖上散记》，则刊于1930年——它写作于1929年夏。(在上述时期中间，还曾经刊行过一个文艺随笔集：《柳花集》，主要也是小品性质的，所以阿英同志把它也算作我的散文集之一。)从我的一生创作过程说，这真有点象个高峰期了。

我当时正处在青年时期，生活经历很狭窄，知识更是浮浅，而思想、感情，又主要是个人主义的。况且生活道路上还遭逢些这样那样的逆境。因此，使得我当时所写散文的内容中，不免

呈现出一种灰色。又因为受到当时那些具有颓废倾向作品的影响，在某些篇章里，感伤主义的调子是比较浓重的。

上述我散文内容的缺点，即使在当时，我自己也是有些察觉到的。记得1929年冬天，我在《湖上散记》后记里，就曾经明白指出：文艺创作是应负有社会任务的。它不是个人的消闲事业。因此，我对于自己过去所写的东西表示了不满之意。

从30年代开始，我那创作散文的热情，忽然呈现了退潮之势。这原因何在呢？关于这一点，过去我曾经一再提到过。我承认，那主要的原因，是我要专心致力于民俗学（包括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和有关活动。但是，现在看起来，上面所说的那种“不满”，也正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原因吧。

为了证明这点，还可以另举出一个事实来。那就是我在三、四十年代陆续所写的一些散文（包括抒情的报告文学；当时那些文章没有辑印成册），它们从主观的思想、感情和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大都跟那些高峰期作品里所表现的有着显然不同之处。这正表明它是对前期散文倾向的一种矫正吧。

关于我前期散文品格的形成问题，我在几年前所写《我与散文》（收在《钟敬文散文选集》中）

一文里，曾经指出过，我那些散文品格的形成上，既有当时一些文坛前辈作品的影响，又有古代文人作品的影响。后者指的是受了宋代到清代一些才子派作家（从苏东坡开始）作品的浸润陶冶。这种影响结果，有它的积极方面，也有它的消极方面。准确的结论，还有待于作细密的分析。

对我前期散文的内容和艺术特点，二、三十年代以来，朋友和批评家们曾经有过种种的议论。关于它品格形成的来源之一，即当代作家的影响，已有人比较恰当地作出了结论，虽然现在看来还不够全面。但对于它的另一来源——即上文所说的古典文学的影响，却始终未见有人明确指出或想到。这个谜底，近日却被一位朋友揭穿了。这是使我老怀深感欣慰的。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前年春天，我的散文选集出版了。我照例送了一册给那位老朋友。过后，我问他的印象。他简单地说了五个字——“白话《蚕尾集》”。我立刻感到惊异：他竟具有如此非凡的眼力！

我们知道，《蚕尾集》是清初著名诗人王渔洋（士祯）的文集。王氏不但在诗歌方面独开一派（神韵派），蔚为大家，他的散文、小品，也多富于神韵之作。记得我初到杭州那些时期，《渔洋山人著述》那部丛著，成了我爱读书之一（这以前，我仅读过他的《精华录》和《渔洋诗话》）。可惜

多年来，我们的文学史家和古典文学评论家并不怎样重视它——特别是那些抒情散文。

话回到本题。我这位朋友所说的那五个字，据我看，自然不仅是说，我那些前期散文，只是受了渔洋个人散文的影响，而是包含着更广泛的意义的。换一句话说，就是他认为我那些散文的气息，与古典文学有密切相通之处。如果我们做这样理解，那么，那五个字，不但是切合实际的，而且是一种具有高明见解的判断。至于到底他的意思是褒是贬，那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

近来，河北教育出版社编辑部的同志，决心选编我国现代小品散文集百种，汇为丛书，予以出版发行。它既得以保存多已绝版的往日文坛佳作，也为当前现代文学史家和评论家提供一些难入手的资料，和给广大文学者输送一批有营养的精神食品。这个想法是有意义的，是符合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的。我完全赞同他们的计划，因此，虽然有些力不从心，也同意他们的要求，担负了丛书主编的名义。

但是事情并不到此为止。他们还有进一步的要求。经过出版社有关负责同志和师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参加丛书编纂工作同志们的共同商议，所起草的丛书目录中，列入了我最早出版的那两个散文集——《荔枝小品》与《西湖漫拾》。这

就使我感到为难了。凭良心说，我实在不愿意在今天，照样重刊那些青年时期发表的习作——如上所说，在六十年前，自己就对它不怀好感的。今天重刊它，正像我平常惯借用的那个比喻，就是在展示自己小孩时候穿开裆裤拍的照片。

可是，不管我怎样说，都不能得到那些同志的谅解和同意。再者，我自己退一步想想，好像也有些说不过去的地方。众意不可违。结果，我只好服从了。

为了对今天广大读者负责，我只好在校订过程中作些修整工作。我所做的，约有如下几点：

- (1) 对于那些原来误排或自己笔误（包括内容有明显失误）的词、语句，尽可能给予订正；
- (2) 对于文词过于拖沓，或叙述语意不大适合于今天广大读者的，慎重地稍加删削，但这种情形是个别的；
- (3) 有些当年使用的符号（如书名号~~~~~）或用词（如表示所有格“的”用“底”等），都改作现在一般写法；
- (4) 引文格式，文末所记年份，也改用现行通例。

在考虑重印时的必需和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做了上述那些改动。它基本保存旧著原来的状况，决没有使用那伤筋动骨的大手术。否则它就

不是“重订”而是“改作”了。

临末，我在这里表示一点心愿。

我诚恳希望我们的读者：首先，承认这是产生于60年前的一份文学遗产，虽然它的作者还健在；其次，请了解一下那时候社会的、文化的（包括文学的）背景情况；最后，请记住这是当年一位初出茅庐的青年的习作，它反映着他那有限的经历、学识和文学水平。具此前提，然后进而阅读它，考察它，以至于批判它。这样做，我想对读者和作者都将是有益的。

1992.7.23.

记于北京郊区、西下庄。

题记写完后，意有未尽，作二绝抒之。

其一

两卷陈编校订成，
灯前相对意难胜⁽¹⁾。
风光人物依稀见，
往事回头恍隔生。

其二

潮涌潮消六十年，

韶年心迹剩残编。
正愁重落时人眼，
如睹衣冠太古前。

(1) 胜，读平。

目
录

两部散文集重印题记…(1)

荔枝小品

- 荔枝小品题记……………(7)
荔枝小品(一辑)
荔枝……………(11)
忆社戏……………(15)
再谈荔枝……………(18)
秋宵写怀……………(22)
谈雨……………(25)
旧事一零……………(28)
南国已深秋了……………(31)
游山……………(35)
水仙花……………(38)
啖槟榔的风俗……………(41)
花的故事……………(45)
临海的旅店上(二辑)